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人君明於天之意則所以自愛其身者必不輕矣夫以天下之大林林總總之衆而無君則孰與治之人主以其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而無民則孰與守之故世之愛戴人主也莫不願其安富尊榮而長為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有之以為利故也人主之自愛其身也亦莫不欲其壽考寧固而長為君者非獨愛其身也有之以為天下利故也故貴以其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天下愛以其身為天

下者乃可以保天下善乎宋儒魏氏之言曰人主保
身以保民益言人君子民之道也而愚又推之于天
今夫父母之于子也上以屬宗祊之重而下以爲昌
後之圖也故其愛之也甚殷而憂之也甚切勞之以
其所不堪而約之使弗納於邪其爲子者一舉足出
言而不敢忘焉惟恐一旦以其身之虧辱爲父母憂
故子之愛其身也非以自爲也體父母之愛爲久遠
計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又天之所甚愛者也賦
之以聰明聖智之資而畀之以崇高富貴之寶使天
下曾不得睨覷而跂望焉佐之以侯王君公之長而

授之以禮樂征伐之權使天下皆不得矯命而雄行焉其愛之甚何也以為民也天下有強掩弱眾暴寡傑知而不以相教擅利而不以相分絕國殊俗僻遠幽遐不能以蔽德承澤然後舉天下而授之一人號曰天子使之齊一其亂而均適其欲衣食其饑寒而拊循其疾苦然後天之意有所寄焉故人主之身非一人之身億萬兆人之身也天以民之故而愛君而人主不思愛其身以保民則無乃孤天所以付託之意乎然而人主之愛其身也與眾庶異不可以不察庶民之愛其身也常患無以養之人主之愛其身也

常患無以制之何也凡人之情有不得則其欲有節而用不窮無不得則其欲易恣而反至于困憊人主之於天下也寔不得哉其威足以怵惕其勢足以奔走可致之欲交於前而可畏之機伏於後始於娛樂終於憂患而民與身始交病矣明主知其然故常有以節之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而晃荒蔽之不極其觀鍾鼓管磬所以養耳也而黈纊塞之不淫于聽八珍在御側載臭臣所以養口也而一餐告飽不求其餘深宮曲房莞簟緹帷所以養體也而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紀過不求其娛負扆以居勾

陳營衛所以養安也而蟲飛會盈辨色視朝日中考
政日昃不遑不求其便張官置吏建侯樹屏所以養
尊也而疑丞後先卜筮左右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
瞽幾聲士庶傳誦不求其狥禮樂刑政整齊約束所
以養威也而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
廟饑民在甸夷隸在門不求其同凡所以養之者必
有所制不得極欲譬之百官有司事有所禀不得專
命若然者豈故拘攣齷齪屈萬乘而躬常布之行哉
其節之者正所以愛之也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
以性養也以性狥物養生者慎之而況于人主乎是

以古之帝王善保其身者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則其欲有節矣欲有節則神定神定則無越思欲有節則氣完氣完則無過動欲有節則事簡事簡則無溢費是以惛心溢志之事不滑其和而煩擾拮苛之政不逮于下精爽通于天地而德澤洽于寰宇含生之倫御上之德衆丰之指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三光明六符正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海隅日出之邦雕題鑿齒之民莫不重譯貢琛欽稽顙以戴天子天子者端委恭己而南面焉澹然無爲寂然無聲而萬幾咸理矣中心恍愷四體康豫而壽考

且寧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在位久者皆歷世百千萬歲而不化其民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矯手頓足讙呼親頌欲萬世而為君者豈非保身以保民之明驗歟晚近世則不然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而常苦其不足曰厭耳脆而天下始有蔡蘖不飽者矣身厭紈綺而天下始有裋褐不完者矣居厭廣麗而天下始有宵啼露處者矣其弊至于離志解體而不可收拾則漢唐宋之季世是已嗟乎彼其身之不保而又何以保民乎哉夫彼之愛其身也亦無以異于古之帝王而成敗相反榮辱異

趨者古之帝王以養之之道愛之也而彼以戕之之道愛之也故事有順而相賊反而相成美疢之滋毒不若藥石之生我也柔曼之傾意不若奇醜之益德也是以明主不以天之所愛爲樂而以命之靡常爲懼不以天下奉其身而以其身爲天下使其身常有餘而無不足其民常安樂而無患難誠以天之愛我者甚殷而託之甚重故也嘗觀無逸一書叙商周之哲王所以壽永命而配上帝者不外乎抑畏恐懼畢服康功忠臣之愛君固如此也而世乃有曰有天下而不以恣睢命之曰桎梏嗟乎人主之欲保身以保

民豈必若拘儒所云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之為勞哉又豈必如術家所云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鴟視虎顧之為養哉惟不以天下與其心而已不以天下與其心則內者不出而外者不入內不出外不入則耳目聰明而心志寧一何事之不節何功之不成而必曰以恣睢夫使人主無常身而百姓無常保者必斯言矣抑愚聞之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鴻鵠之未孚也可俯而窺也及其翱翔浮雲雖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幾甚微而其究不可窮

蓋亦若此矣是故善養心者貴豫主敬以存之典學以明之親正人君子以維持之禁於未發制於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

葬地論

論作於萬曆六年得請歸葬時其堅任己見如此世人談其因畐風水致有借占者恐先父至愚不如是也懋修言

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壤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響桴鼓之符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塊然僵臥者體魄也雖

人寐則陽神出遊爾感成夢當其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於床第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魄氣也故能感而適靈變而化物是以人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於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爲五星之佐故傳說栖神於箕尾蕭何降精于昴宿記言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夫以死者爲有知則其靈在冢而不在冢靈既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人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冢強神王智能思力能行然欲爲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死後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垂蔭後世凡欲爲子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曰家之興替皆係于葬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災祥

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其昏者又將安所司乎天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可必也而況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于壑後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貧有富有壽有夭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爲之乎楄褱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覩俟虎狼野獸食盡以爲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之丘隴也彼其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又孰爲之乎貴

帝葬于橋山藏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葬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感魏惠王將葬雪深及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爲帝王而葬禮如此然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年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匹夫編戶之賤貧寠窮約或掩骼荒丘寄骸叢壟而子孫崛起暴貴者又不可勝數也是豈何術哉上古夙而不葬中世葬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烏之

書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
善地而身為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
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
胡為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
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
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何
工于為人謀而拙于自為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
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為夫人固有未得吉
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
至如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又孫不葬祖者

纍纍淺土或蔽盜發或因山興訟竭貲求勝至于滅門逮死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尚屬杳茫見前之禍輒已蒙被吁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實必茂剛滷之區根荄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脉乎此殆不然也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物也然使樹枯木朽株于其間亦未有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使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妥或閱千百年而不化不則有風吹倒轉虫蟻嚙食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惑也於人死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脂膏草野肉飽

烏焉而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者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揆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為生人計耳故必揆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休和而後生人蒙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實安能遂覩于將來乎此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抛于此使三人覩之

一日吉一日凶一日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衆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竊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况術家者流每挾奇以誑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爲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路不加意于心寧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

藏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瘞之于草莽之中耳子孫窮與茲焉允臧毋居險仄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掘地爲坎衣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一瞑而萬世不視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烏乎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主于室奉神靈而承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强爲善而已矣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即葬于嬴博之間深不及泉其高可隱也掩而號之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彼以爲此天地之

委蛇也無之而不可藏也奚以故國之歸勝地之求乎嗟乎若季子者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論時政疏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厠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爲陛下陳之伏惟

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

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痹之患生矣臣竊惟今之事勢血氣壅閼之病一而臃腫痿痺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昧死以聞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遠論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於求治也早朝晏罷親信大臣大臣奏事輙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晏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已納之雖甚狂悖不罪也當此之時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旁

洽流于無窮一時際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　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過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寮不得望　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雖　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　陛下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耳夫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

爲　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而遠隔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臣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測　陛下虛已好諫之誠未盡暴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明而未易進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壅閼而不通矣是以臃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

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 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覩 祖訓觀 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令一二宗藩不思師法 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于 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好貪淫虐陵轢有司摶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

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利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 國家于人才素未常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然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羅微玷而未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

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覈守令之于監司奔走承順而已薄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汙隆孰有留意者

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 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豫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于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 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

有限應辦無窮而　王朝之費又數十倍于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谿壑難盈司農屢罄吾之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才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為此特癰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閼而不通則雖有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　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涂親近輔弼之佐使群工

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遍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
所闕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
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
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悦也再見又言之
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
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觸忌諱惶悚無已雖然
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惟　聖明少留意于此天
下幸甚

翰林院讀書說

玉堂夫子學統天人道通今古主盟于詞賦之壇樹

幟于文章之府天子嘉其誼重其望選四方文學之士二十有餘人徃從之游於是文學之士彬彬朕望風景附雲集於函丈之下鼓篋既竣升席而坐迺進諸文學于庭而告之曰方今治道休隆德化滂洽藝龍稷契比翼于廊廟群臣百寮師師濟濟一時人物之盛蔑以加矣　聖天子廼猶傾念豐芑網羅草澤特選爾諸士登諸詞苑開木天之館以爲藏修聯師儒之任以爲董正其於爾諸士亦有厚望焉君亦知天子之所以儲養之意乎諸文學揖而對曰自代謝縄結文告肇興謨誥拾于簡編大雅久而不作王風

既萎體格世殊迨至有漢方陸董賈擅其芳聲遷雄端其槼㰟渢渢乎猶有三代之遺音焉既而淳氣益漓駢麗乃作濫觴于齊梁猖狂于盧駱唐宋而還風斯下矣夫鳴盛華國潤色鴻業非文其孰能爲此也迺今聖化昭明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某等適遇其會又有夫子倡于上而起其衰踵作者之芳規嗣前獻之遺執此其時矣又何讓乎于是夫子帳然微哂愀然作色而嘆曰噫吁嘻陋哉測淺者不可以圖深見小者不可以慮大子實佔俾之儒未聞昭曠之論是以爲此言也來吾語汝盍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

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謂之儒也造化之運人物之紀皆賴吾人爲之輔相綱紀風俗整齊人道皆賴吾人爲之經綸內而中國外而九夷八蠻皆賴吾人爲之繼述故操觚染翰騷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業習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耿耿之身任天下之重預羞其所有爲而欲藉一技以自顯庸于世噫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實也文詞者德之華也故尚行則行有枝葉尚言則辭有枝葉訓誥典謨聖人豈屑精極慮作意而爲之者哉幾微內洞文采外章揚德考

要啓發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乃吾見一人焉辨若懸河藻若春工含吐紛披方駕陸謝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德薄人也才辨之流虛浮之黨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又嘗見一人焉辨不驚世譽不聳俗其言吶身不勝其衣粥粥若無能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忠信人也君子之徒聖賢之歸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何則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是以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夫厥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研性命之奧窮經綸之蘊貴所望于爾諸君也是之不務而文焉從事若曰文

詞而已也豈徒爲爾諸君之累毋亦忝天子之命而虛其望乎又何令名之有于是諸文學赧焉自失激然負墻逡巡而退曰夫不聞建鼓之音者不知拊瓴之足羞也不覩懸藜之珍者不知燕石之非寶也某等智識淺昧未燭于理又執固陋之見足已而不問夫子發以閎深之辭引以大道之要適今廓然發朦已昭矣敢不夙夜以求無負于天子之寵命

來鴈說

顧舍人宦居京師有鴈集于邸舍迫就不驚客止間暇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鴈負陰抱陽候

時暱宿也此其𦍩玄渚之岑寂爲人豪之淸徽殆以
章瑞表應兆先含人矣客聞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
是邪先生逌爾嘆曰然哉休哉休哉然哉抑猶未循
厥本夫觀物測徵揆類表應此璅士之思也非所以
議于廊廟之摹也宗卿之言過虛不乃甚乎客曰何
爲其然也羽毛得氣先自古而記之矧其耿特之禽
婉儀斂翮引翁騈蹀邕邕肅肅似俊而馴殆漢氏之
所爲協律祿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邪先生曰鳥謂
此乎且夫鵔鸃鸑鷟雉詭毷硃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
負罘椅機入林郎鹿射駿翟飛跌者衆矣虞人靡得

以爲瑞也賴麟綺甲世之所希也漁子揄九罭以游江河河則舛之類詭族驗㖞浮沒揚波迋羅者夥矣漁子靡得以爲瑞也夫物固靈而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何以休旃先生喟然曰嗟乎玆難以微喻已然而玆事雖細望風之所繫也迺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表愿可嘿焉愿可嘿焉捴試論之夷隆時也機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摘盛者逅適雍休履祉者附會論世繹化不越三者而立教也故事有微而必存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倢優委蛇迺矜矜于休姱籍令

遘昏運而立詣朝雖疊珍彙異方蹈蹐匿没豈能以
揚芬而檄茂哉客聞之曰雖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
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撫運休光累
葉湛恩渾淳溢于罔極猶遘登不髦俾寓内一技之
士亦得効諝陳慮以黼黻鴻猷是以明庶闓悦遐近
欣欣協氣充牣嘉况龕集熙雲表瑞滴露飛甘仁麇
皎兎靈爵之貢日旅形庭嘉豯異道之祥盡升清廟
而天子猶撝悒下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敕示中外
自今毋得獻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聞上美溢圖諜
者尤不可殫述人人謂致華卒之草家家蘄致林氏

之騶跂足致𢧐延頸成痏海内喁喁然無不望上兼瑞命揔百靈也昔者爵集省第黄霸揚其聲鸞降庭木蕭翅表其政皆遇好誇之主居偏駁之朝虞跡遜之位循援物著化垂聽後來而含人以明體慧質遭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鳳毛之簡珥筆金閨刷彩珵闓目眴天藻手掞雲英夫旣以習觀太平之業而沐浴膏澤續被其文章矣飩彼蜚鴈烝然戾止其心若啓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致信符籙然而引輿協思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能宣者也盖情有積而思宣

美有稽而斯啓性有觸而斯起含人倪燿希會適得以因物託義䘮黼趣指播之悠遊以昭其和休焉夫感上奮內攄盛歸美而輸布忠盡臣子之職也抒道情以通諷諭藻士之致也推上盡下鋪衍宏變以極廣遍卿大夫之事也詩云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吉士媚於天子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茲其所謂丕休也若璅眩異測應以幾寵擬而惟鞶況不亦惡乎豈其然哉

義命說

先儒謂義命有正合者若堯舜之有天下仁者之必

壽積善者之獲福是也有不合者謂若孔子不得位顏淵之早夭是也以愚綜其實殆不然昔者夫子蓋罕言命至于義則諄諄而不已也何則造化之數陰陽之變運之所遭氣之所遭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仁者不必壽壽者不必仁聖人不必有天下有天下者不必聖善者不必獲福福者不必善堯舜以聖人而有天下然其子丹朱商均竟以不肖不能守其業孔子希世之大聖也歷聘世主而不遇逐于魯厄于陳蔡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回也屢空夷齊求仁得仁竟餓且死然操溫之徒暴戾恣睢

行也身爲帝王履世富厚試使孔顏夷齊與操溫之徒絜德度義不同日而語矣此亦何相去之遠耶然猶有所解者以爲人之稟氣不同或貴賤素定于天故也若夫百里奚在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太公渭濵之釣叟也年八十老于磻溪遇文王而爲師尚父公孫弘五十舉賢良不合退牧羊于海濵一朝而爲漢相一人之身耳然成敗異變先後相反也此其于義命合耶否耶世之善惡禍福參差異等其相去不啻什伯者可勝道哉何則大鈞播物坱圠無垠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既申重之又摧敗之數有不可窮理

有不可解故夫子罕言之也而曲士寡學必使牽合推測以驗天人之際不亦惑哉雖然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者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衛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夭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于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于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

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然哉雖聖人固亦唯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固
將行險以僥倖而猶怨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
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怨懟中
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
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
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謬乎是故學者亦唯循
吾義而已至于命非所可與也或曰今之談義命者
異于吾子之說何哉任數者則曰生死之數窮達之
遇分定于天不可易也任人者則曰天定固能勝人

人定亦能勝天凡此皆一隅之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譬之稼也耕耘播種人也雨暘豐歉天也雖有神農后稷不能必其歲之豐而田作之功自不可以不力彼任數者不知耕耘播種之在人而一歸于歲任人者不知雨暘豐歉之不常而取必于力作之勤吁哉亦甚矣人生而有利害之情有利害之情則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義論而卒無所歸也可勝嘆哉

擬韓信諭燕書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

開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
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即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
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
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傑蠭起漢王與項羽貌
方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
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
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
于長沙已又弑之漢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
定三秦縞素而問弑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嚮應皆
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

王豹背畔無親絶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狥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説閼與下今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爲也故按兵醳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已之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顧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爲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絶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

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
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泜水上夫燕
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虢破而虞亡韓降而魏懼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亡
之路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徹
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
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亡
乎計不出此以區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亡之楚而
欲鼓螳臂之勇以抗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墟
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

討而熟圖也危亡之端禍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㧞之後悔何及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辛未會試程策一二三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泰者固在君臣相與間矣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一有壅閼不足為泰在昔明君良臣相與開泰於先保泰於後者用何道歟君臣遇合蓋古以為難而胡以交歟唐虞三代尚矣漢而下有講經論理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者有降手詔給筆札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待宣召者亦庶幾所謂交泰歟

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 聖謨遠矣須
盛德者謂開泰莫如 二祖保泰莫如 宣
孝二朝當時謀臣策士耆舊老成侍 帷幄圖
國政以佐致昇平者可悉數歟 朝講之儀
載在 令甲備矣乃又不時 宣召得無煩且
勞歟我 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嘉與百執
事共登太平之理 湛恩威命即叙遐荒斯亦
交泰之驗矣抑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且
夫平能履陂往能思復泰之旨也願推廣其說
以為 今日保泰之助

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後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泰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聚精會神相得而益彰願志弘業相須而共濟盛美溢乎當世聲光流于無窮蓋自唐虞以及 昭代致理之原古今一揆矣愚請釋泰之義先著君臣之所以交然後鋪張我 祖 宗休烈可乎易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為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使主伯與亞旅弗相親比則意氣不洽而家睽故

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絪緼訢合以生萬物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遺也而況於人乎人臣懷忠信之心抱匡濟之畫孰不欲委質清時結心明主然而冠屨之分嚴而宮庭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勢易疎也明主知其然故首出庶物而下蒭蕘兼制四海而先暬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示以優禮也虛懷而聽造膝而籌所以致親也日晏侍食夜分徹炬所以示渥也肆左右借顏色披衷愫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咨于內曰爾惟麴糵爾惟鹽梅臣順于外曰斯謀惟后斯猷惟后所以一德也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五以柔中

虚已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故泰之初摅茅彙征與共開焉泰之極艱貞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爲五不言所爲二臣道也以仁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交而爲泰也夫都俞咨命賡起庶歌唐虞尚矣三代相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元勳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率外合而中疏交其面而情闊建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責以吏事則其體失也貞觀宰相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能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札而固辭不對

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馬光請命侍從輪直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卒未行則君負其臣也何以庶幾于交泰哉愚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上歷代君臣同心一氣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大哉 聖謨我 皇祖 列聖之所以交羣臣而昌泰運者率用此道矣請陳其略 高皇帝延攬英賢廓清華夏所與參密議而贊謨猷者時則有若基若濂若安若楠若溢若琛若彥良其人焉 文皇帝削平僭亂綏靖邦家所與商幾務而從征討者時則有若縉若廣若

淮若儼若榮若士奇若幼孜其人焉夫天造草昧于戈不遑家難勛勤創夷初起而　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延及羣生施于方外而一代之鴻圖定矣所謂開天地之泰者非邪　列聖相承久安長治宣弘之際尤稱郅隆　章皇帝心存無逸著舊不遺閣臣則若榮若士奇若溥部僚則若義若原吉若濙　齋宮便殿　召對者數矣至于登山泛舟　賜章給饌一則曰同心同德兩無猜嫌一則曰以遊以豫庶幾古昔又何其歡洽也　敬皇帝志大有為老成具在執政則若溥若健若東陽若遷臺

省則若文升若大夏若珊平臺煖閣召對者數矣至於天顏開霽廟算周詳疏擬則或更數字或削數語執奏則或移晷刻或至累日又何其披豁也夫奕葉承平法守已定庶事循習玩愒易生而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克篤前烈施于后昆而萬世之長策建矣所謂保天地之泰者非邪當其時主無貳任臣無隱忠歡忻交通而德威宣暢故論開霽則功猷于姬姒頌熙洽則治匹乎唐虞而一時名臣碩輔萃逢昌運亦得以勒勳德于旂常垂功名于竹帛焉歟休哉真千載一時

之道也今天子光撫鴻圖祗遵　成憲　講學臨政寒暑必親嘉言忠謨納聽靡倦公卿百執事相與勵翼于下而　天子恭已南面以聽之內寧外謐時和年豐黔庶來庭炎荒奏凱斯亦泰運之再昌已而執事尚欲聞保泰之說則愚將何詞以獻乎竊以爲欲登太平之理莫若致隆于上下之交欲隆乎上下之交莫若憲章乎　召對之典夫人情狃于法之所常行而惕于意之所閒衆今辨色而入日出而視之頃刻而退矣習則玩玩則不可振故不若間一　召對之爲愈也葢有六善焉聞世務一也察材品二也明

德意三也察事幾四也定　國是五也激忠悃六也
請得實以　祖　宗故事熟數于前而執事試吾聽
焉夫人主雖神聖睿智而四方庶務弗能周也錢穀
刑獄各有主者　召而問之則幽隱畢達故屯田鹽
法欲計其宜而臨淮洛陽得畢慮于下矣邊備虜情
欲定其算而欽陽華容得決策于前矣故以閱世務
率作考成可弗眩也夫退而具疏則詞可飾也思
而陳詞則端可匿也惟卒然問之心術立見能否莫
逃故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訑直兒楊士奇與蹇義並
對而遲敏見故以察材品則明闇回互可弗欺也

上意猶的也射者爭趨之故諸司奏請必令稽營章
侍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守法　召問天下何時太
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與治
故以明　德意則措注嚮往可弗遠也夫造膝而密
語者不可以先傳也從容而納誨者不可以牘盡也
假令議廢　詔條而可令多人知乎出廠帖議改
命可外泄乎故以密事幾則轉移變化可弗窺也衆議
畢集可否易淆不惟僉夫與正士殊科即君子意見
亦有同異如移師彰德楊榮以爲是士奇以爲非舉
伏伯安爲使蹇義以爲可原吉以爲不可黎利請立

陳氏後張輔蹇夏曰勿許榮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

體國而所見各殊惟折以 宸衷則衆論一矣故以

定 國是則盈庭聚訟可弗亂也夫入侍 帷幄出

奉 乘輿內寄腹心外資謀斷人人自以爲親己矣

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 祖 宗朝相與盛事藏在

秘府愚不得徧觀即如泰和長沙華容之所私錄

毗倚 眷顧迄今誦之猶爲感動况親當其盛者乎

故以激忠悃則御恩卒遇可弗負也斯六善者皆已

事之明驗益于法制常行之外而時用吾鼓舞不測

之權故 聖智日益覩聽日新賢才樂爲之用而天

地常泰且初雖似勞久而情誼洽彌見其適初雖似煩久而要領得彌見其簡又何煩勞之有愚又聞二祖諸臣皆從事乎草昧勛勸問而宣德弘治所親禮乃其輔導之舊蓋未登大寶而相與已素矣且孝宗十載始召諸臣面對其召也雖內侍不及知夫恭默思道是惟不言言乃雍況我觀變是惟不行行乃果宸衷獨斷固不可測也今上勵精圖治日臨羣臣益明習國家事且將舉祖宗故典以備熙朝盛美蓋有待焉草莽愚生傾心拭目於是舉也久矣若釋此而他求保泰之道則愚何知焉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　國家之法鴻纖具備於古鮮儷矣然亦有在前代則爲敝法在　熙朝則爲善制者豈行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否歟或者謂患不綜覈耳古今論綜覈者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夫僞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法歟宜優于文豈爲通論而或者亟其歎服抑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爲當歟夫欲綜覈則情

儒有不可窮更張則害制有不必變誠不知所
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于篇
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
舛有頹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
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
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
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
稽　國家之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愚
嘗伏而思之夫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
爲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

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荀爲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反于時拂于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往代無論已 明興 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倣夏公孤紹周型漢祖之規摹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曆

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
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即如筭商賈置鹽官則桑孔
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
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
新法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
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疆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
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于聖
哲者乎故善法後王者莫如　高皇帝矣　天府之
所藏掌故習之所須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具備
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于　明代者也然今

甫二百餘年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與矣士曠猶故也鹺政舉矣蠧𡟖猶故也淸勾數矣乏伍猶故也積粟課矣空廪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哉故議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愚竊以爲不然也夫 高皇帝之始爲法也 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筭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莫以踰之矣且以 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之所爲乃以今之庸衆而欲易 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

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
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
矣今之爲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須言而毋諱可乎
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
卒乎怠今固已怠矣斡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
泄然以爲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
操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
畫諾之偉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
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爲易今法之
所行常在于卑寡勢之所阻常在于衆强下扶其衆

而咸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梏替
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
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
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顧之虞而善宦者工
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所以興
事也故釆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
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爲令矣曾不
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幾輔
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
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孰于人之耳目而入于

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蔽其壅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夫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嘗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飭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為稱上意者亦未嘗以已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具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少越于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悉慮

登信賞必罰而眞僞無贓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寔稱其優于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爲非良不誣矣然則今之欲求治理者又奚以紛紛多事爲哉　高皇帝畢智竭慮以定一代之制非如漢祖之日不暇給也　列聖相承創守一道非有武帝之紛更中變也百官承式海內尚風非有許史霍氏之專制撓法也成憲具存　禮章森列　明君賢臣相與實圖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祛積習以作頽靡振紀綱

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　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流而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非□存□□爲唐虞爲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問古之君子與建鴻業聲施後世者世必目之曰英雄曰豪傑是二名者豈非偉丈夫之通稱歟乃論著家又各析其名義匪直英雄與豪傑有辨即英與雄亦從而分之謂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其說然歟否歟歷代英雄豪傑見於史冊者不可勝舉然亦有即標題爲號者如周之四英周之七雄戰國之四豪漢之三傑其人

材行؟積累皆不愧其名與將其人品又各有高下歟近世儒者謂真正英雄必自戰兢中來又謂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爲豪傑而古唯三聖人足以當之則其說豈不尤異歟夫英雄豪傑美名也士以是稱可以爲難矣乃儒者猶雌黄之不少假則尚友者何所取則歟試言之以觀其志

古瓌偉奇特之士樹鴻業于當時垂鴻稱于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係于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于天者

也養踩于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倘贅欲微欲深欲精欲與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與者所以為恢宏奇倘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闞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摧也銛如鏌邪不敢以言割懼其鋒之易折也神君蓍蔡不敢以言勇懼其筭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蹶也煉之至精而歛之至密韜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豪之不可窮矣人徒見其事業聲稱照耀今古抑孰測其所以致之者哉今夫兩間清淑之氣麗于

形象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在土石爲寶玉在飛走爲麟鳳在人則爲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間鍾人倫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力絶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翊世運决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爲之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察也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爲難四人

者其機智勇決既與凡民迥異則未免過于自恃而有眇爲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幾不足與晰也艱阻未識而謂功不足與圖也考衷叩蘊則固未有灼然先幾之見確然不可奪之守一挫其銳則折北而不振矣是純乎氣者也夫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爲尺梃成響物理有分感應有節不可易也四人者負其才具則不能安于無事往往不勝技癢曲牽于應世之迹而輕試其所長是以見彈求鴞或欲速而不達役殊柢鵲或見小而妨大此與虎嬌恃氣者固有間矣然而其疆可撓也其躁可激

也其驕可乘也其欲可參也以綜天下之務則得失參焉不可與謀成也是識不能勝其才者也等而上焉嚴乎內外審于施應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從時自度其智可與幾也將謂天下之故非已莫能聽耳自度其勇可與斷也將謂天下之事非已莫能成耳其晰微制決持危定傾能于轉盼咄嗟之間而豎俶儻不羣之績此四人者之能事也然而其光外朗其氣內盈尋之不易其方而測之可窮其際是兼得乎養而未盛者也品之優也等而上焉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

應弗膠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朕兆未萌法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之功永世之澤蕩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智者勇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品之上也愚嘗以是況觀古今之迹總挈人物之量其英雄豪傑優劣高下之辨大都不越此四者顧更僕未易數也姑即明問所及者言之周之衰也王綱弛維諸侯力政于是縣宇分裂稱爲七雄戰國之末貴臣握柄資贍游談于是列國公子號爲四豪漢高坐屈羣策以建纂堯之業則張良蕭何韓信

三臣者皆人傑也而漢之得天下由是焉昭烈知人
得士以嘘炎劉之燼則諸葛亮董允蔣琬費禕四子
者皆英儁也而蜀之存亾因之焉卽史傳所紀固各
有英雄豪傑之目矣試卽前四者之等以槩此數子
之長則七雄者彼哉無以議爲也平原畢畢不及格
矣孟嘗春申廣交養名背公死黨奸人之魁耳信陵
威信于彊秦義存乎弱趙急人之難不居乎功蓋猶
有烈士之風焉惟其械威震主内疑外忌則君子所
不道若其在三四之間乎三傑遭際輿運各奮才智
推轂漢祖卒成帝業信乎爲代寶矣子房英略蓋世

而貌若處子功成身退超然遠引比之何信爲最優焉三品之上者乎董允蔣琬費禕端謹節士耳雖事無過舉然天之所授非特異也有秦英稱矣孔明望重于臥龍能力抗乎漢與君臣契合投袂臣時至于出師表納之言寧靜澹泊之語出處議論庶幾王者之佐焉蓋入其域而未優者乎之數子者皆以蓋世之才際功名之會雲蒸龍變鷹揚虎視考其平生之所建樹可謂俊偉卓犖矣然其中或得分有多寡賦才有兼偏細節多疏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質偏勝則不能無瑕纇之存蓋所謂衆材之尤也非衆尤之尤

也必也其大禹乎鑿龍門排伊闕別九州宅四隩績用偉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愚婦而凛若勝乎彼視地平天成于吾身何有輕重也其周公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舃之安彼視勝殷遏劉于吾心何有加損也其孔子乎學殫累世而不以智鬬力抉門關而不以勇聞在鄉黨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謹固儼然儒者也及其郤萊兵反鄆讙龜三都誅正卯則慷慨奇節之士決眥奮臂極力而不能辨者乃不動聲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若

矜容無盛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蓋三聖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渾淪磅礴之氣修之于已又皆懋夫沉潛純粹之學其所基者密而育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決夫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為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才而有志于三聖人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内朗

洞乎若止水之獨鑑所以養智也抑其彊陽銷其容氣深乎若彊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劒之歛鍔所以養勇也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聖人之事也即史冊所載瓌偉奇特之士猶將姑舍是焉而況其下者乎蓋嘗聞紀渻子之養鬬雞也始也虎驕而恃氣馴之十日則應景響矣又十日然後其德全而異雞無敢鬬者矣此養德之喻也故英雄豪傑之從事于學也紀渻子之養雞則幾矣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

送起居館講太寶箴記事

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於　文華殿背誦大寶箴先是　上以大寶箴爲書字影格臣因奏此文甚切於君德治道　皇上勿徒書寫須熟記其詞又勿徒記誦須通曉其義乃爲有益上以爲然臣乃爲註解一篇以進至是日　上御文華殿　召臣至

御座前　上起立高舉大寶箴一册面授臣臣受册北面立　上高聲背誦一遍一字不差又　玉音清圓悠遠餘響繞殿誠　萬壽之徵也背畢臣又進講

一一陳說大義　上皆洞其微旨所引瓊宮瑤臺糟丘酒池開羅啓祝援琴命詩等事悉知其顚末講至縱心乎湛然之域一條　上曰此不過言人當虛心處事耳臣因擧手賀曰只虛心二字足以蔽此條之義矣夫人心之所以不虛者私意混雜故耳如水本至淸以泥沙溷之則不淸鏡本至明以塵垢蔽之則不明人主誠能涵養此心除去私欲如明鏡止水則好惡刑賞無不公平而萬事理矣　上曰然是時左右侍臣聽之無不欣躍稱慶者次日　特賜臣銀八貨二十兩以酬昨日講讀之勞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先是薊遼總督梁夢龍塘報虜酋土蠻大舉寇遼東輔臣張居正以警報封奏　上遣文書官命居正等擬

旨諭兵部議驅勦之策居正等入奏言九月初間有北虜俺答部下頭目給台吉差人於土蠻營中偵知土蠻欲糾衆向遼講求貢市臣即馳語總督梁夢龍令其再偵的實多方設備偵:示遼東總兵李成梁巡撫周詠虜若糾大衆至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使之野無所掠虜氣自挫又使梁夢龍親率師東行發勁兵二三枝出山海關爲遼東聲援令薊鎮總兵戚

繼光選精銳乘間出塞或擣其巢或邀其歸以挑之
令據報各官具如臣指梁夢龍巳東駐山海遣祭將
許汝繼楊栗出關截殺戚繼光移駐一片石伺間邀
擊遼東收保巳畢虜以十月初二日至寧前向內所
地方此中地狹人稀虜衆無所掠勢不能久旦夕必
巳退遁今　勑本兵姑議驅勦巳後相機別議且彼
中戒備頗嚴諒無疏失伏惟　皇上少寬聖懷　上
曰先生費心處置朕知道了乃叩頭出

題竹林舊隱卷

竹林者萬子榮故居也萬子生於潞陵長待詔宦者

署出爲益府史是時宗藩中益殿下最爲親賢好學而萬子以修潔自將又聰慧穎悟以故得幸於王三年以類奏走京師而余與萬子同鄉里旣相見道故舊勞苦如平生懽已迺向余歎曰吾聞君子樂其所生而有情之物思不忘本故楚客越吟莊生愛似其致一也吾少有烟霞之想方其隱居修竹之間圖書自娛蓋自謂與此君終焉爾竹堅貞有常性貫四時凌霜雪而不改又盤據糾結固守其所得君子之止焉而吾輕去父母親戚遠宦他國舊業日蕪枝柯零落竹不負吾而吾負于竹多矣能無思乎張子曰若

是則子之愛竹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也夫得其形則視天下之物皆物也得其神則視天下之物皆我也故竹微物而昔之君子貴之皆意有所㥁焉者也夫外直而中洞音中律呂者虛也發萌隕籜鎊然葱蒨者文也嚴霜下零衆草俱萎寒色森森與貞松而並秀者節也君子取其虛以宅心可以宏含受之德取其文以飾聽可以煥至德之光取其節以勵行可以堅獨立之操斯所謂得其神者也得神而形可忘矣且聖人不攖情於物而委心以任去留故以天地爲寄跡以四海爲一區若子之言必處瀟湘之間

曰與其蒼翠檀欒者居而後爲友也毋亦與昔人之
所存者異乎萬子矍然曰遠哉先生之談吾乃今之
得與竹爲友也吾向者之言固既聞至論請終身服
之

跋葉母還金傳

余讀史竊高楊震管寧之爲人及至京師遊薦紳諸
公間又聞有葉母還金事還金至小節非葉母母儀
婦訓之炳然者而士大夫咸極稱之何哉楊管不作
而介然取舍之操迺出于婦人云爾然方其臨蓐不
顧逡巡退讓之時豈自知當播譽於人垂光簡冊哉

寧以貧困義不苟得盖所謂無欲而好仁者仲尼稱人之爲善欲蓋而彌章也豈葉毋之謂邪顯揚其親美以崇孝中書君之謂邪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楚人太岳子曰余嘗爲翕張君傳擬韓氏之毛穎已而火之蓋文以屬詞切理宣揚道德者也司馬長卿爲上林賦借子虛烏有以諷世主猶不免取誚俳優況復作謎語以誇侈藻績者哉自退之作已見笑於子厚其他壽光先生草華諸傳瑣瑣可勝道哉然其稱引託喻譎以爲諷抑亦韓製之旁流也墨士故自

以文爲戲觀者亦且以小喻大文章家所不廢也余于徐氏四寶編欣然而存之

方氏建水射銘

黃山之源東流爲洪潭之水溉田千畝畝俱五鍾大姓者居焉爲方爲夏爲汪爲李爲姚爲閻咸先世名族也而方氏居北岸岸受水衝齧廬舍爲河矣居人病焉謀爲石岸以射水勢而工鉅莫爲任者溥溪方君端獨慨然曰一勞者永逸利百者功建其在余乎乃鳩工伐石畢致其側水潦舉事辟業重累上爲大道延袤數里於是依北岸者百餘家爲奠居焉起嘉

靖丁亥迄乙卯工乃落成蓋費雖不貲而百世利矣夫修身潔行雖膏龍霖以博濟天下者卿大夫事也散財樹德拯患急難以利一鄉者士庶人事也今豪右侈族以其財雄里閈即不冀其尨戾足矣能建利捍患於人邪快于自潤怯于及人人情也若方君者詎不足多乎方君從子五溪大濂俱從余游而以君建水射大功祈余為之紀方君聞之矍然曰細行何足煩大君子記其潔衷不伐如此夫不憚勞費建百世之利近於義積而能散近於智不矜其功近於厚信哉方君居士庶人而有卿大夫雖膏龍霖之功者

乎余嘉其詞而爲紀系之銘曰

爲魚淮陽化鼈桼中誰言彔德其害靡窮屬峊嵯峨巨石龍嵸障彼狂瀾委伏而東昔也沮洳今焉崇墉高原膴膴禾黍芃芃千萬斯年不騫不崩誰其營之方君之功

玄海子著書評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極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詭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人情好慕遠古而忽儕類信習熟而駭所希聞彼親見楊

子雲名位不顯又所著作非淺見謏聞者所易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即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旁索者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堙滅而無稱者又可勝道哉玄海子遯世絶俗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㠯中述道德之意下極肖翹之變旨趣深矣讀玄叩集又窮極幽隱鈎致深遠索玄珠於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詣君子乎他作鑄詞險峻至不可句又焉能究其旨歸則世之知者蓋亦希矣嗟乎玄海子愼勿輕出其書世有博詣遠覿如桓譚

者將必有傳之後世之先見而何計世俗之知與不知哉

書胡氏先訓卷

吉胡正甫氏出其高曾祖遺訓余觀之稱慕古昔率中規矩以守道居約儉誠子姓而歸本於質厚蓋兩翁生先朝全盛時道化汪濊故皆知節誼敦實而無夸毗市利之習夫人處世譬之尺蠖矣食蒼而蒼食黃而黃故啜醇者之不能爲漓與處華者之不可返質即賢者猶將移之況漸漬於緜俗者乎正甫行修而文復恬於世好最爲卓越矣然未知眞與純簡素便

可比蹤先世否璞不能不散而爲器玉不能磨琢爲圭璋瑚璉彼其爲圭璋瑚璉也則亦遠於璞矣余從正甫觀遺訓蓋累歎焉又別出其父晴崗翁手澤一卷言質直率類其二祖而于聖賢之學尤惓惓焉胡氏世有儒宗矣昔陽明先生昌學於東南學士大夫或頗有棄而不信而閭巷之儒油然宗焉如是者何哉蓋膏雨之洽濡非有所擇也物則有受弗受矣受則芊芊薾華實弗受則芘乘之財日就槁矣余與正甫論學最契謂其出于羅念菴先生余素所傾向者然不知正甫更承其家學如此也駒本渥洼而良樂

又從而拂拭之欲不千里得乎

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自吾鄉李文正公之殁也數千餘年而公輿惟公實鍾衡湘之秀秉箕尾之精既而擢冠禮闈翱翔藝苑以至爰立作相望實炳𤈦目有聞矣而顧止於是胡造物者之於公也既與之以勃欝磅礴之氣而復奪其期順耄耋之年耶竊嘗見公議論天下大計謀思如江河之不窮早見如龜策之不爽意公久於其位必賞罰以修攘之策靖四方使朝廷尊榮邊圉寧謐見公之立于朝正色率下無所假借意公久於其

位必當以剛直之節肅百僚使端士不懼懦夫能立見公之學術淵深博聞強識意公久于其位必當以帝王之學沃君心使禮樂可興道化滂洽而今皆已矣嗟乎公之心未可一二與俗人言也公之自留都入相也今　天子拔之於踈遠之中而置諸左右公之知故莫不爲公喜而公獨愀然不見其忻豫之容賓客在門顰慼疾首語及時事輒扼擘而於邑此其志意豈在富貴賢豪間耶嗟乎難成者事也難得者機也以公之碩德弘器負海内之望者二十餘年曾不得大展於時乃竟顯頷以隕也謂之何哉鳳翔等

于公有同鄉之情有分職之任或與公爲交遊或爲公之晚進皆思畢慮竭愚陳其所知以獻於公少裨萬一豈謂公遽止於是而巳哉嗟乎生之有死古之與今猶旦暮耳何足悲乎所悲者不悲公之死而悲公之志未伸不悲公之一人云亡而悲夫後學之無所師承也嗚呼巳矣幽明之誼永乖隔矣漫漫修夜寂寂高堂言寄于束淚寄于觴精爽伊邇昭格洋洋

祭朱公文

導漾挺靈大別儲精葱蘢蘊結鬱生人英惟公幼懷瑰瑋早繼簪纓執殳胄甲腹心于城心馳瀚海志勤

燕銘遺茲時之偃武兮爰嘉遁以辭榮弋冥鴻于碣石兮招黃鶴乎秋冥逍遙弭節于碧渚兮長絕意于青門惜猛志之既厭兮終崛起于後昆篤生侍御乘時策名兮符簡表攬轡都亭猗猗令望赫赫厥聲懷陟岵之遐思兮冀瓜期之既及秣晝遊之驄馬兮振班禰以晨夕何寸草之方殷兮傷大椿之遽靡馳遙想於重雲兮結長悲于萬里嗚呼哀哉公厭世兮釋累而離氛驂絮蒼螭兮謁雲中之君仙輀香而難卽兮靈御儼其繽紛羨華胥之不返兮亠八人生之長勤彼生死同於旦暮兮又何脩短之足亠亠孫等追隨今兮

挹公餘芬莫能走哭于賔位兮北一訃音之遠聞寄愁心於楚水兮託哀響於江雲瑤席兮玉瑱桂醑兮蘭馨淪江兮薦瓔纈芷兮燔蕙靈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殷殷

祭兵部侍郎傅公文

嗚呼我公邦之干城作鎮大藩式武且文玁狁匪茹遏我畿輔帝乃震怒陳師鞠旅帝曰嗟咨疇賚予征四岳咸薦來公于京肅肅我公帝命是共星言夙駕沐雨櫛風公既戾止百勞萃止既總國儲戎務是理惟此大任咸集于公寧居不遑夙夜在公公病于邸

手足萎痛人日盡歸公曰效死歲夏六月公遂以亡
嗟嗟昊天奪我邦良公志未遂公身先殞大難未夷
公歸何所不悲公死悲時之艱匪鱣匪鮪曷逃于淵
死者永寧生者長戚心之憂矣疢如首疾靈輀南發
祖道悠悠奠公一觴聊以寫憂

祭勅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嗚呼自綺等得侍吾師陳先生聽其語未嘗一日不
在岷峨錦水之間者念翁在也然翁聞先生之欲歸
輒唏嘘不樂馳書戒使拒而尼之先生徘徊于邑欲
去不克遂者數年於茲故翁之沒也先生崩慟殞絕

嘔血呼天不能自止誠慨夫夙志之有違而痛乎追養之莫逮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人之于子莫不願拳跽傴僂拊之膝下袒韝鞠脆就之朝夕然世顧有近之而愈戚遠之而愈欣者將資父之義重於承歡顯揚之美賢於色養耶嗟乎身無銜命順之而已苟願其志生則悅之死則安之夫先生為講幄近臣有論思之責有調護之寄任大望重如此翁能以私愛奪之否乎第令先生奮然決一旦之意不顧違親以快其志可矣翁悅之否乎不悅則必有拂鬱壅閼之慽焉翁能以壽考終其天年否乎若先生者蓋所謂

抑志以安親違心以順命者也而又何慊於心乎甚等遊先生之門悲先生之志聞翁之訃蓋切怛悼痛雪涕而興哀焉然又知翁之心以先生之能順其意爲安且悅也故瓣香陳詞告翁之靈并以爲先生解嗟乎翁而有知諒亦無逆於斯言乎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嗟乎卜商失明於西河濬沖鍾情於一慟愛能傷人古今一揆豈不悲哉先生蒼顏古貌長身玉立眡其狀貌度百歲人也及傷其子吉士君之亡也結念鬱悰遂成內患形衰色憊神氣黯然不五六年而先生

亦以長逝矣豈溺情結愛雖通人猶有所蔽耶嗟乎
吉士君賢子也夫芝蘭玉樹不幸殞折於風霜即行
道者猶咨嗟歎憶乃一旦奪之階庭而委之泥塗自
非無情能不悲乎遂使文梓先摧喬林繼萎矧讀書
萬卷而弘濟未裨積德百年而駿業中阻嗟夫先生
安得不以是悲其子而人安得不以是悲先生哉初
先生以弘衍該博蜚聲藝林縉紳大夫鴻儒學士無
不延頸舉踵願托末交而先生雍穆渾潛恂然若無
能者其敎成均僅數月耳六館師生以數百人至衆
也而頌先生之德者口嘖嘖不休使天畀之以年其

化導莫可量矣乃今竟爾爾豈意先生之年者既未盡命而其細者乃亦不克終耶嗟乎先生可悲也已余二人者以承乏經董教胄之役而六館師儒又先生夙所甄陶者方且欲咀先生之餘潤以沾溉後生播先生之遺風以興起善類而先生不可復作矣雖欲相與協和友善以共圖菁莪棫樸之化尚於誰賴哉是日也有牲在俎有酒在罍于以奠之繐帷之下神其來歆我悲以寫

祭李封君文

文梓貞幹生於鄧林豈聚材良植根則深渥注龍種

青必神駒紛紛凡匹厥類則殊氣厚期昌德厚期祉
赫赫京兆維公之子吁嗟我公古之逸人賁於丘園
順志含真汾沮崇儉考槃樂道潛德之光悶而愈耀
乃生賢哲作瑞家邦譬彼九苞翽飛鳴陽掞藻詞林
珥筆瑣禁崇階荐躋令聞藉甚祿養方隆天休載篤
方期大椿遐悲風木悵彼燕臺以望白雲白雲不見
哀訃空聞嗟嗟公乎食於後人不於其躬天之報公
孰曰不崇富貴福澤旣祺且壽公之受享孰曰不厚
乘烟馭風駕螭驂虬遊於華胥其樂悠悠某等昔與
令子比翼詞垣蒞雖友朋情均弟昆死喪之戚兄弟

孔懷瓣香陳詞維以興哀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夫難育顧復者有生之所共念力不副志者賢哲之所歔欷故有蓬戶編氓桑樞賤士膾鱗爲羞采薇代旨恨一饋之已竭欲畢志其奚以亦若奉輿西邁逐子東征入陳綺僎出奉文軒顧行虧而德劣何祿養之足榮矧乃脩短靡恒奄朔難越木望秋而先零月既盈而倏晛攸臧辭之所聞索什一於千百惟太夫人淑慎溫惠含德之貞配少麓以毓秀孕太陰以儲精冰霜勵其孤操姜孟軼其令名乃生哲嗣翊我

皇明厥嗣伊何日少傅公惟茲少傅秉德淵沖忠貞
作幹夙夜匪躬履姬公之几爲奏崇伯之膚功皇風
穆其休洽庶類煦以帡幪承帝曰咨繄其有毋採璿
珠之英英遡鹽源於合浦惟深山與大澤實龍蛇之
所處乃錫華章一品是褒煌煌翟茀我袞鳳翹階森
蘭玉鼎列麟羔犉綠華與金母嫂瓊蕤兮緋桃既履
善而顧志亦備養以克庖是以心和體適氣謐形延
節匪節而自健質不沐而長玄百歲厥世翩然上仙
乘雲馭風駕鳳驂鸞絳典妹恩殁而被焉故論德則
駿業著乎衰宇微養則甘脆窮乎海岫修榮則崇封

陟乎穹品考終則修齡躋乎上壽蓋住帙之所寡聞而方內之所稀覩者也其等幸承末庇夙藉徽音瞻閫堂而啓處悼月沒兮珠沉嘉休光之煒燁又易戚而爲欣酌芳醑兮列殽託柔翰以寫悰爲斯言者一以慰先靈於冥漠一以綏傳胤之哀怦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國之隆昌必有元臣天壽平格永康兆民家之隆昌必有賢配纘嚴女功以正厥內臣勞主逸剛唱柔承代乾施化配坤承興博觀宇宙邈焉寡倫曰師相翁曁其夫人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謨議帷幄基命宥密

忠貞作幹終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惟我夫人
式克承之肅肅母訓煌煌令儀紘綖蘋藻筐筥枲絲
居中作範儼以婦師篤生哲嗣異才天挺濟美象賢
篤其忠藎出勤公家入奉晨省義方之訓日久惟謹
嗟乎國倚於翁翁倚夫人翁家有託國乃用寧我願
翁壽齊於岱華亦願夫人與之並駕何期鸞馭厭世
遽謝譬彼龍劍雄存雌化凡我朝士下及臺輿奔惶
載路弔唁盈閭匪夫人傷實爲翁吁惜哉樊巫今也
則無光光天寵煒煒孫子既壽且昌載紱繁祉彤管
有煇令聞不已嗟乎夫人固無憾矣靈輀南發祖道

悠悠跂予望之章江之㢘白雲紫氣帝里皇州青鳥
有知庶其來遊

祭秦白崖先生文

吁嗟乎造化無端譬彼蒙倪始余不信今迺知之夫
先生初起海陬也含菁咀華懷珍抱璞揖班揚掩陸
謝出入銅龍升降金馬此時視九列與三事旂計日
而可躋[illegible]無幾何素絲見緇嫮顏蒙垢遂使威鳳之
羽將摩霄而遂踼逸騮之足望長路而中蹪一信一
詘誰其尸之及其暮年身栖林壑名重巖廊於是龍
光賁於丘園逸駕返乎宣室先生方將畏此簡書肅

征戍兩面闕庭未覲高卓巳摧賀者未歸吊者隨至一出一處又誰驅之假令先生上無汲援下無推轂謝安之詔不下於東山蒙叟之册得藏於巨壑則先生必且終老林泉從容正寢何致委棄親昵畢命路隅一生一死又誰使之嗚呼昔人有言天地蘧廬耳奚足怪乎畀之何豈攖之何既修乎何忻促乎何懟賈生覩鵩而長悲尼父覩麟而興嘆豈榮瘁之所繫在聖智而猶蔽唯英爽以達觀乃昭晰而不昧某等夙承芳樊邈藉徵音託交令弟比翼詞林聽鶺鴒之哀噭傷連枝之半傾乃寄辭於柔翰託生芻以寫悰

先考觀瀾公行略

先君諱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高祖唐妣沈氏曾祖旺妣王氏祖懷葛公誠妣聶氏父東湖公鎮妣李氏懷葛公以下俱　贈特進光祿大夫云云大學士聶以下俱贈一品夫人其先鳳陽定遠人也始祖關保國初以軍功授歸州守禦千戶所千戶至懷葛公以別支徙居郡城懷葛公陰行善施德於人不食其報身自作苦得錢即以周貧乏或施僧供家無餘財有識鑒雖尸吃而其言皆足為訓里中父老稱為褰子每舉其言以訓戒諸子弟必曰張褰老云云其見敬

信如此謇祖生三子長鉞仲即鎮季釴鉞能治生饒於財釴業儒為邑庠生鎮豪宕任俠不事生產又弗業儒然謇祖顧獨愛之踰於伯季遠甚及鎮生先君謇祖乃曰吾平生濟人多矣後世必有興者其在此兒乎長而白晳修美宗室有欲以女妻之者謇祖曰吾以此兒大吾宗何用婦人貴乎卒不許弱冠補郡庠關西少華許君督學楚中試居高等選郡中士才質尤異者別居書院肄業先君與焉其後院中士先後皆取科甲貴顯于時先君乃獨七舉不第嘉靖癸丑不肖以翰林編修三年秩滿例得

馳封先君乃

歎曰吾東發業儒四十年矣自視非後于人也今困
厄至此命也夫遂就封爲書語不肖曰吾所未遂者
盡屬汝矣甲寅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
終焉之志先君居忽忽不樂日見憔悴不肖竊怪之
因親友以探意先君言吾平生志願未遂望吾兒樹
立用顯吾祖今顧若此吾復何望不肖不得已復出
先君乃大喜爲益一餐焉然自是不復奉晨夕矣後
不肖幸以先君所訓經術得侍　穆宗於潛邸繼入
中書叅大政先君又爲書戒不肖汝平生恒以古人
自期今旣遇明時輔　英主勉之毋負夙心隆慶庚

午以不肖一品三年滿考益封久之凡三益封至今
官　今上踐祚之三年忽一日問左右曰張先生父
母在乎左右對言先生父母俱年七十餘罔無恙也
上喜甚以　璽書諭不肖曰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
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
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賚　聖母恩
賜咸宜欽承著家僮往賫之先君捧讀　聖諭叩頭
流涕曰吾兒非吾有矣病中猶手自作家書遣使來京
對之彊飲食以示健然語及不肖未嘗不流涕也每
書言吾非不思汝但人臣之義鞠躬盡瘁況汝膺

先帝顧託之重　皇上眷倚之隆閤門千指咸受
國恩非捐糜此身何用爲報矧吾尚健愼勿念也不
肖因是不敢言歸從俟　大禮告成當請告一省覲
乃竟弗逮以至抱恨終天嗚呼痛哉先君幼警敏爲
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爲詩往往有奇句然不
能頫首就繩墨循榘矱以是見詘於有司性任眞坦
率與人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
亦無怨恨之者嘗誦邵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吾殆庶幾焉喜飲酒善談謔里中
燕會得先君即終席盡歡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靡

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其自奉甚約每食未嘗過二器不肖歲時或問奉一觴即藏之篋中不復用凡服食器物雖至敝壞不以分給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不肖嘗諷之曰大人老矣何自苦如此且今藏之不過以貽後人耳大人且不敢用彼爲子孫者何福可以消之先君言吾性適爾豈爲後人計乎且令後世師吾儉乃所以貽之也然以周貧困濟緩急則又無所惜云先君生以弘治甲子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丁丑九月十三日時七十有四矣配封一品夫人趙氏子男四長郎不肖次居敬

郡庠生早卒次居易荆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司
軍政僉書次居謙癸酉舉人女一適郡庠生劉僙桂
孫男十人嗣文癸酉舉人嗣修丁丑一甲第二人翰
林編修嗣允郡庠生嗣哲蔭錦衣衛正千戶嗣衡嗣
淵嗣寬嗣信嗣敏嗣惠俱幼曾孫男　以戊寅四月
十六日　勅葬山

處士方田李公行狀

公諱秀字茂實其先揚州江都人也洪武中從珉府
護衛改戍隆安遂家焉公性嚴毅渾朴寡言笑食不
兼味衣不紈綺足不躡公門乘馬不入里黨其孝友

得之天性兄弟三人自首怡怡如也子姓恂恂如也少食貧顧能心計以少致蓄然好施其致産輒饒裕而輙以分其諸弟道路橋梁傾圮輒捐貲爲修葺然常自秘不以聞其陰德徧郡内矣嘉靖戊子臨安大饑穀價騰貴有貸粟於公者約豐歲倍償公曰使吾欲射利則數歲之償猶不足以當時值夫有餘不以濟乏非仁也因而利之非義也乃悉發庾賑之所全活甚衆臨安蔣守孚于官索秘器未有稱者公即出所藏爲守斂郡僚召之以其值當公曰守吾父母也父母有急何利其售乎卒不受值衆咸異之名之義

氏矣公輙又自秘弗以伐蓋輕財慕義振人之急自
天性也初公好黃老言及爲善陰隲顏氏家訓呂氏
鄉約諸書皆躬履以教子弟必忠厚謹敕恥言人過
尤不喜爭鬬見剽鋭少年有使氣持人短長引繩排
根者恒下之弗校然少年亦莫敢侮之享年八十云
子遇元登丁未進士從中秘擢拜給事中公移書誡
之曰吾聞老氏稱希言自然大辨若訥吾每誦其言
以不論人得失然汝爲諫官言職也義不當爾
天子置諫諍之臣欲以通壅塞廣聰明也宜日夜思
道天子德意陳善納忠若挾公立威徼文巧詆敎

人之陰以快臆吾死不願汝有此名也是時朝廷多事　天子明察諫臣言事一不稱旨輒條責言路號爲難稱公恒以爲慮無何嬰疾遂逝公生成化正月初一日子時卒于嘉靖辛亥六月廿二日丑時配龔氏生丈夫子貳長即給諫君次訓元先公卒女二長適蕭彥昭次適陳昌言孫男二如瑜如璪公質行如萬石君木訥如建陵張叔雖潛德不耀而修潔等也余與給諫同讀書中秘索閒公事記其大都若此爲立言者先矢焉

新刊張不岳先生文集卷十七終